

妃子怨



Seagarden

安思源 〇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本主是爱新觉罗·颀璇，天下间没人能伤的了她本主。只除了你和当今圣上，当然这句话他只是默默的在心中补充。这男人自是不会放过任何意图伤害她的人，纵然明知山中有虎，颀璇对她的感情，她又岂会不知，无奈命运弄人，她的心早就许给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——爱新觉罗·颀琰。

本王是爱新觉罗·颀璇，天下间没人能伤的了本王。只除了你和当今圣上，当然这句话他只是默默的心中补充。这个男人自是不会放过任何意图伤害她的人，纵然明知山中有虎，颀璇对她的感情，她有岂会不知，无奈命运弄人，她的心早就许给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——爱新觉罗·颀璇。

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妃子怨/安思源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-7-80689-754-6

I. 妃... II. 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9676 号

妃子怨 (一)

作 者:安思源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工作室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519001

邮 购: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zhcbcs@zhcbcs.net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印 张:26 字数:250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754-6

定 价:44.0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内 容 简 介

不是羸弱女子的逆来顺受，就能避免一场浩劫；也不是一个女人的销声匿迹，就能埋葬根深蒂固的恨。

她是带着无助无奈无情入宫的。

入宫前，她曾对他说——“你可以不爱我，却不能假装看不见我爱你。”

很多年以后，当她再想起那段锦绣岁月，却再也想不起这句话。

她只记得江南朦胧烟雨中，她曾和最好的朋友指天为誓，说要一辈子不分开。

记得她的燕大哥说：你一定要幸福。

记得君临天下的君王撕心裂肺地说：此生难舍，是你致命的胭脂烫。或许他知道，又或许永远不知道——那时他的掌温，也成了她致命的烫……



目 录

楔 子 /001

第一章 /004

扬州韶华

第二章 /022

情动情错

第三章 /041

金殿少年

第四章 /061

故人往事

第五章 /078

幽幽宫闱





目 录

第六章 /097

前途未知

第七章 /115

尔虞我诈

第八章 /134

君臣之斗

第九章 /153

瞬息万变

第十章 /170

乱花渐清

第十一章 /188

雨恨云愁



楔子

夜幕低垂，柔风卷过荒野掀起阵阵涟漪。赫然入目的是死寂的军营，灯火通亮，却安静异常，只有周围不断响起哀嚎般的蝉鸣。

平地隆起的营帐外还有火把亮着，却已空无一人。唯有主帐里，还透着些许的人气，却比这夜来得更为沉闷。

男子斜靠在椅上，修长的手指若有似无地敲打着桌面，笑睨着跟前跪着的数十位将士。营帐的正中摆放着的是一具灵柩，赫然入目，粗糙的材质更让人觉得惆怅万千。

四周很静，仿佛没人愿意开口打破这沉寂，众将士的眼神却总禁不住飘向角落边一脸安然的女子，对上那双森冷的眸后，又仓惶地低下头，很是紧张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

终于，一袭白衣，如众星捧月般的男子猛然收起情绪，直起了身，淡淡地开口：“那些汉军八旗的士兵们都安排妥当了？”

“都按照将军的意思让他们搬师勤王去了，陈副将带的队，不会出纰漏的。”跪在前头的男子，一身铁甲，紧绷的脸庞，凌乱的胡楂让他更显粗犷，此刻道出这恭敬的回答，端出一脸的担忧，很是不搭。

“辛苦你了。”说着，男子扬眸，如风飘逸，透过掀起的帐帘望向天际的那轮明月，“不用觉得不甘，你们是一路随我出生入死过来的。该是比谁都了解我，突然不顾圣意拨了汉军八旗，并非代表我想争这天下大



权。万丈黄土，包括此刻你我脚下踏着的，终究是爱新觉罗的天下。当今圣上是个值得你们卖命的好皇帝，如果当真服我这汉人将军，那……就替我好好保护住她。”

说着，他看向身后的女子。月光下，她依旧绝艳，唇角处净是诡魅的韵，红颜盛绽，足够令不少人迷了心智。

就连那些将领们也不例外，出神地痴望了片刻后，才回神，急急地再次一起低下头，婉言劝道：“燕将军，三思啊，末将等是随着将军出来的，自该一路追随着。”

“都起来！刘抚，我还没进朝为官时你便一直随着我办事，你告诉他们，如果没有皇上的提拔、信任，在这满人当道的朝堂上，会有今日这呼风唤雨、手握重兵的燕将军吗？”不理睬众人的相劝，他上前，弯身亲自搀扶起最前头的刘抚，问道。

见他无奈地敛下眉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他便又继续道：“那日一战，相持不下，你们也全都看到了，如果没有凝妃的舍身相救，那么多家有妻儿在盼的士兵，当真全能安然吗？”

“可是将军，如今她要杀你啊。你叫末将怎能容下她，大不了我们大伙为你拼了，就不信手刃不了仪亲王那阴险小人……”

“真拿你没辙，怎么还是像从前一样的冲动。仪亲王自当要杀，但是却不能打着燕将军的旗号去杀，难道你想让我背上谋反的骂名，该是要由皇上亲手诛杀才能向万千百姓交待。照我的话做吧，就算回去了我也是皇上不得不杀的罪人，不然他焉能治天下。死于情敌之手，我倒宁愿死在自己最爱的女人手里。”

转首，他再次望向仍旧维持着端庄的凝妃。只一眼，心便绞痛，因那眼角已隐去笑意，取而代之的是盈泪。这世间，他是最常见她流泪的男人了，然而却是头一次，她的泪终于为他而流了。

这样便值得了，已胜过千言万语，传世美名。

“末将明白了，全听燕将军的命令。”刘抚深吸了一口气，无奈地点

头,接下这让他痛心疾首的差事。

他知道自己不能恨凝妃,她不过是这乱世中的无辜,可是却无法不去怨,如果没有她,还会有这纷乱吗?

见燕承傲闭上眼,不愿去看那些弟兄们眼中的哀寞。凝妃这才起身,踱步而前,丝毫不去理会那一道道欲把她生吞活剥了的目光,轻声地开口:“你们都下去吧,到了寅时安心来接走燕将军的灵柩便好。”

闻言,所有目光齐齐聚向燕承傲,等候他的命令,士兵在外向来只有将军,没有其他主子。见状,承傲点了点头,稍后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,敛去笑容,异常认真地开口:“若想我在天之灵瞑目,黄泉路上能走得安稳,那就像保护我一样,通通给我用上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凝妃,听见没有?”

“是。”

伴随着响彻云霄的吼声,凝妃默默地看着大伙不甘心的背影,俏唇翕张,终是吞下所有话语。很清楚,此刻无声胜有声,她的燕大哥不会需要她任何话语。

良久后,两人若无其事地相对而坐。案上,是方才便摆放好的酒菜,这一刹那最难将息的,不是外头那些充斥着恩怨情仇的硝烟,仿佛只是这三杯两盏淡酒。

凌乱的案边,触手可及之处摆放着一剂格外刺眼的药。

凝视了它须臾后,承傲才突然开口:“答应我,一定要幸福!”

“嗯。”没有犹豫,她坚定地地点头,一眨眼,泪便滴下。

.....



第一章 扬州韶华

爱是沧海遗珠，沧海很大，宛如你后宫中的三千弱水，遗珠只有一颗，所以你我跋山涉水，只为相逢，终究相逢。

(1)

诗云：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凝雪遇见颀琰和颀璇的那一天，不曾想到过这句话。发钗摇晃，在阳光下划出流光，那是匆忙地擦肩而过，匆忙到在这样的流光下，谁都料想不到往后。

那是嘉庆三年，正逢百花节，四月的天春光明媚，让整个扬州城从骨子都透着江南特有的娇媚。街边很热闹，平日里不常见的大家闺秀们，都赶着出来与花争艳。

韩泽懒散地俯趴在二楼的栏杆处，清风楼算得上是扬州城内最大的酒楼了，今天忙得实在让人喘不过气。韩泽忙里偷闲，趁着掌柜没空顾他，偷起懒来。

他年岁不大，才十五，皮肤黝黑，人看起来也瘦弱。唯独那双眼珠子，乌溜溜的，格外有神，此刻他正目不转睛地观望着楼下。认真的模样很不寻常，就怕一个闪神错过了什么。

“韩泽，别看了，说不定你的大小姐有事，来不了了。”

“去去去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，她一定会来的，每次逢年过节她都会来看我！”韩泽嘟起嘴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就将对方轰走了。

“你慢慢等吧，人家好歹是将军千金，你就别指望了……”

那边小二抛下话，转着手里的抹布，快步朝着不远处刚坐下的客人招呼去了。

韩泽有些落寞，扁起唇，向来笑嘻嘻的脸上，难得浮现出委屈的情绪。他对凝雪小姐的感情，不是旁人所想的那样，只是单纯地仰慕。如果没有小姐，也许韩泽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他喜欢每回小姐来看他时，大伙羡慕的目光。

“死小子，又偷懒！”掌柜碰巧路过，顺道揪起了韩泽的耳朵，“去，把这些菜送到平台上去，凝雪小姐来了我叫你就是了。”

“嘿，还是掌柜的最贴心，我这就去。”韩泽嘻笑开了，一脸的不正经。

掌柜的待他亲，视他如子。平日里这清风楼，也受了将军府不少恩惠，所以当日凝雪小姐命人将他送来这时，掌柜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。

韩泽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，灵巧地用身子弓开了水晶帘，二楼平台临街露天而设，平挑出檐，凭栏观望，别有一番风情，重檐式攒尖顶更显其尊贵的大气。

往日人流最聚集的露台上，此刻很安静。角落边那套别具一格的紫檀木桌椅旁，两个像是刚行过弱冠之礼的男子相对而坐，一黑一白，缀身的皆是上好的绸缎，格外惹眼。

“颀璇，明儿一早我就要走了，该安排的事都安排好了吗？”黑衣男子扯了扯镶上灿金丝线的衣袖，问得颇淡，口吻中有浓浓的慵懒。

被问及后，对面的白衣男子才放下手中的茶盅，自信地勾起一笑，算是回应。

那个一身黑衣的男子还想说些什么，韩泽的突然出现让他有几分警惕，睨了眼，他才转过话题，眉风间有丝轻佻地看向韩泽：“小二，今儿街边真热闹，有什么大事吗？”

“这位爷，今儿是百花节，大伙都出来看花呢。”韩泽作了个揖，模样很俏皮，这动作平日里他看燕大哥做起来，觉得特帅气，便也学



了来。

果然把眼前两位逗得大笑，黑衣男子抚了抚眉，也放松调侃了起来：“赏什么花，怕是全涌出来看人吧。”

言谈间，他的口吻听似很落寞。他叫颢琰，爱新觉罗颢琰，万民之上的君王。这般盛世繁华，他该觉得欣慰的，那是他治理着的天下。可他笑不出来，天下太大，属于他的东西太少。

“可不是嘛！花美人更娇呀，每年这时候大伙都免不了对那些姑娘评头论足一番，没法子呀，寻常日子她们都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。”

“看什么那么出神？”韩泽的话刚说完，颢琰就开口了，看着对面的颢琰眼神定定地看着下头，笑话开了：“不过是些庸脂俗粉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赏过宁儿那张脸后，还有哪家的姑娘入得了您的眼。”

颢琰闻言后，没动声色，唇角牵出勉强的笑容，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。韩泽觉着气氛有些尴尬，碰巧他们的话又对上了他的味，就搭起了话：“爷说的是舒姑娘吧，这您可就有所不知了，咱们这扬州城有句话，说是‘雪艳宁静’，这说的就是舒姑娘，还有凝雪小姐，扬州城里可不是舒姑娘独领风骚的哦。”

“呵呵，是吗？那凝雪小姐是什么来头？”颢琰呷了口酒，顺势问道。

只是顺势而已，压根没有存什么心思，市井里头的流言蜚语他是知道的，多半是添油加醋过，信不得。舒宁儿的美，不是单纯的貌美而已，而是恬静舒心，倒让人瞧了便上瘾，再也移不开了。

“是将军千金，人美心善，扬州城里受过她恩惠的百姓，比比皆是！”韩泽没看出他的心思，越说越激动。

“我想趁空去随处逛逛，你不用陪我了，我先走了。”突然，颢琰起身，对这个话题丝毫都提不起兴致，倒不如出去走走。

这动作突兀到韩泽半晌都没反映过来，直到楼下大街忽然喧闹了开来，他才回神，笑开了。

(2)

吵闹的大街上，本就人群聚集，现今都窝到一堆，有秩序地排开，中间空出一条刚好供轿子通过的夹道。一顶绛红色的轿子随即出现，轿子突然停下，一旁的婢女轻巧熟练地掀起轿帘，从中只走出一名女子，锦衣华服，再看身旁排列有序的侍卫，这样的排场瞧了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。

没太在意一旁无数百姓的议论窥视，女子在婢女地搀扶下，步进清风楼。却没料，迎面走来的人冲得太急，稳稳地撞上了。两人的动作都太快，谁都没来得及阻止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摔做一团。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走路不长眼吗？”率先回神的是一旁的杂役，赶紧扶起女子，训斥了起来，也不忘审视女子的身子，“凝雪小姐，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”

“上楼吧，韩泽是不是等急了？”愣了片刻，凝雪连眼都没抬，只伸手拂去衣裳上的尘，淡语柔声。

声音很好听，柔柔的，扑面而来。如同外头的春风一样，醉人心，撞上她的正是刚才那黑衣男子，他冷睨了眼出言不逊的杂役，倒也没多说话，只是毫不避讳地打量起凝雪。

雪艳宁静……她就是凝雪吗？她淡皱着眉，看似心情不怎么好，眼神很清亮，水眸轻眨万千风情。并未像其他姑娘一样，脸上没有任何繁复的妆容，一身水蓝，难掩那张绝世惊颜。

目送着那道背影步上阶梯，颀长的目光始终没有舍得离开，不自觉的，他展开笑容。刚才的小二说得一点都不夸张，这姑娘比起舒宁儿有过之无不及。

“别看了，凝雪小姐的阿玛可是超一品的大将军，莫说你了，就算是京城里有些家世人品的世子们，都不敢打她念头。燕公子说了，凝雪小姐呀，那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。”见这人痴痴的目光，杂役像是习惯了，



上前劝了句。

每回凝雪小姐来清风楼看韩泽,这样的画面总会上演。这位公子还算是好的,其他的都会问长问短烦上好久,杂役也收了刚才的怒气,好心劝说了几句。想那燕公子从小和凝雪小姐一块长大,俊美逼人,都没能入了小姐的眼,旁人更是别想了。

“是吗?我还真没有要不到的女人。”颀琰轻笑,笑声溢出好看的唇间,习惯性地伸手抚上剑眉。

他长得很帅气,举手投足间难掩的尊贵,姿态很慵懒,哪怕是笑都是懒懒的,让人心魂荡漾。他拂衣离去的动作很傲气,杂役冲着他的背影呆愣很久,头一回觉得有男人居然能比燕公子更慑人。

钮祜禄凝雪是她的名,也是她的命,自打懂事起便心照不宣的命。她不喜欢旁人称她钮祜禄氏,更爱凝雪这个名字,这个汉人气十足的名。阿玛说,她出生的那一天雪很大,漫天漫地席卷而来。

凝雪鲜少有脾气,她对谁都是宽厚有礼的,哪怕只是路边的小乞丐。百姓都说她心善,唯有她自己知道,善也不过只是众人希望的,阿玛期望她知书达礼,额娘希望她琴棋书画。于是,凝雪只做不让任何人失望的她,至于本性,她想这辈子埋没了也未尝不可。

她的朋友只有燕大哥和宁儿,宁儿是个把汉女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姑娘,她漂亮、慧黠、孤傲。她总说:“凝雪,你就像尊瓷娃娃,是男人都会想呵护,可是谁又能呵护谁一辈子呢?你该明白,唯有让男人费尽心思掳获的女人,才会是他们心底长开不败的花。”

一直以来,每次宁儿看着她,看久了,便这么叹上一句。凝雪从来只是笑而不答,心底也是在笑的,讽刺的笑,长开不败……她更深信“花开堪折直须折”。

“凝雪小姐,您总算来了,可让韩泽等急了。小的这就给您安排座位。”

一旁的婢女见小姐正愣着,心思不晓得飘去了哪,也不敢打扰,机

灵地上前和掌柜咕哝了两句后，掌柜堆起笑容冲她猛点着头，随后差了韩泽掀帘步入二楼平台。

韩泽硬着头皮堆起阿谀的笑，踌躇了半晌后，才冲着独自坐在里头的颀璇开口：“爷，对不住了。这儿的露台是凝雪小姐出资建的，就算爷出再多钱包了这，咱们掌柜说还是得让小姐进来。所以……小的来和爷招呼声，望爷能通融通融。”

“那也总得让我清净用完膳。”闻言后，男子不耐烦地皱眉，显然对于这突来的打扰很不满。

“爷，这小的也为难啊……”

“算了，让那位姑娘进来吧。”见韩泽一脸的难色，男子截断了他的话。

“小的多谢这位爷体恤。”闻言后，韩泽连忙道谢。转身冲着外头喊开了：“掌柜的，带小姐进来吧，爷允了呢。”

“得了得了，知道了。满店的客人，这么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！”掌柜板起脸，边领着凝雪挑帘进入，边怒瞪了韩泽一眼训斥着。

韩泽偷吐了舌头，暗自叨念了几句。这模样，可算是把凝雪逗笑了，入座后熟络地说道：“周叔难道还不知道那娃儿的性子嘛，得意了就能忘形，若能教得好，他也不是韩泽了。那么久了，还多亏了周叔您担待。”

“这是哪的话，好几回这烈小子闯祸不都是您替他好说歹说的？死小子，往后多惦着小姐的恩情……”掌柜转瞬也有些忘形地嚷了起来，撇见旁桌那位不发一言的颀璇，才收敛了些。

“那位姑娘是谁？”沉默了许久后，男子从衣兜中掏出银子，塞入韩泽手中，满腹疑惑地问。

“那位就是凝雪小姐，是钮祜禄将军的千金。”见对方出手如此阔绰，韩泽深谙他必是自个儿得罪不起的人物，便谄媚地继续道，“爷，还要不要叫些吃的，本店有很多招牌菜定能让爷一饱口腹之欲。”

男子轻摇头算是回应，挥手支开了韩泽后，才隐隐一笑。这回的行

动还需要恭阿拉相助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个如此绝色的千金，说是和宁儿齐了名，倒是一点都不夸张。

想着他的目光又一次飘向凝雪，她正端着茶盏浅酌，表情很平静，甚至不像个真实的人。头顶只梳了简单的髻，没有多余的宝钗花钗，剩下的乌黑青丝随意地披散在肩上，却也打理得柔顺分明。

她有满人的名字，满人的身世，骨子里却透着唯有江南女子才有的韵味。酥软柔绵，如同弱水，让人禁不住想伸手一握。

感受到一道过分放肆的目光，凝雪忍不住放下茶盏抬头，与其对视。

她很大方地打量着那个男子，飘扬的白衣缀身，有丝清灵，配上那唇鬓间的淡漠，那双眼让人不寒而栗。

注视了片刻后，她面无表情地转回头，低下头，旁若无人地享受着眼前的美食。果腹后更显无聊，想起了稍后无聊的时光，怎么也想不出法子打发。

深呼吸后她才终于平复了心中情绪，随后便在众目睽睽下悠然起身，对身旁的婢女吩咐道：“走了，回府。”

目送倩影渐渐消失于楼梯角，男子才回神感叹地笑。忆起方才匆忙的眼神交汇，她巧笑嫣然，眼波流转。汉人的话也不是每句都准，至少他现在很肯定，漂亮的女子从来不会出现在灯火阑珊处，因为她们走到哪灯火就会跟到哪。

(3)

扬州城东有座豪华的大宅，平日是这儿百姓最好奇的地方。这里原本只是个荒废的府邸，好似曾是某个林姓县官居住的地方，几年前嘉庆帝刚继位便开始一举革除很多无心为国为民的佞臣，而这位县官便是其中之一。一夜间曾经的门庭若市迅速消失，嘉庆的这一举措也成功地掳获了不少民心，在当时可谓大快人心之举。

但是去年这里又恢复成往日的景象，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人知道

里面究竟住着谁,自然这里一时便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,各种奇怪的揣测都有。

但这却依旧影响不了舒宁儿,她是这栋宅子的主人。平日里她向来深居简出,即使迫不得已的出门妆容上也一切从简,即便有人见过她也只把她当成这宅子里的丫环。

静静地站在花园的复廊边,侧倚在栏杆上,宁儿仰头看着天。虽已入春时节,但天气仍旧时好时坏,冷热难定。今日的风刮得有些猛,没多久天便下起绵绵雨丝,想是近黄梅了吧!空气中透着的浓浓凉意让人忍不住打颤。

远远站着的随侍婢女,早已看着这幅美人图傻了。世人喜欢把复廊边的靠椅称为美人靠,相传当日西施便是婀娜地斜靠在这种椅上,才被夫差相中。今日得见此景,忍不住让人臆测开来,怕若是主子生于那时,夫差也会徘徊了吧。

依她看来,全天下能和她家小姐相比拟的,只有凝雪小姐了。

收回神游后,瞧出主子已冷得有些颤抖,她立刻替她披上坎肩,继续安静地待在一旁。直到远处有个丫头跑来,在她耳边嘀咕了阵,她才上前扶起宁儿道:“主子,外边天凉了还是进屋吧。颀璇主子已在大厅恭候多时了。”

闻言,宁儿什么都没说只在婢女的搀扶下往大厅走去,心里叹道:怕是她想错了,空气中透着的不是凉意,而是凄凉,今夜她觉得格外的凄凉。

来到大厅后她略微欠了欠身向颀璇行礼,就算眼前男子曾不止一次告诉过她,不用对他那么客气,但是在她心里觉得仍是需要。

两人没有多话,或者说今夜的气氛根本不适合把酒言欢。随意找了张椅子坐下,宁儿依旧习惯性地抚琴来打发这无聊的等待。

颀璇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品着香茗,听着一旁宁儿清悠的琴声遥想开了。她是当今圣上的女人,进不了深宫的女人。却也成了那群乱党觊